

# 比較捷克、斯洛伐克及台灣年輕世代的歷史記憶

張家銘、鄭得興

去年（2010年）我們獲得東吳大學人社院的研究補助，利用有限的經費進行了一項應該是具有學術旨趣及價值的調查研究，亦即針對捷克、斯洛伐克及台灣三個後威權（或後極權）國家的年輕世代對歷史記憶的認知及比較。台灣、捷克及斯洛伐克皆經歷過40餘年的威（極）權統治，80年代末民主化至今已為二十餘載，年輕世代在後威（極）權時代出生至今也都二十來歲，他們的歷史記憶可能影響他們的政治思想與作為。年輕世代，尤其是在後威（極）權時代出生的新世代，他們是在90年代的民主化、市場化及全球化盛行之下成長，他們並無過去生活經驗的集體記憶。年長世代認為年輕世代的集體經驗其實與他們極為不同，年長者認為年輕人欠缺歷史意識，因為年長者的集體記憶具有深厚的歷史意識，而年輕人的集體記憶甚至是去歷史性的，年長世代的歷史意識是具體生活經驗的集體記憶，而年輕世代的集體記憶是在去歷史化的過程中形成，所謂去歷史化是指歷史意識的不存在。我們將年輕世代鎖定在正在就讀大學部的學生及研究生，我們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針對上述三個國家在學的大學生及研究生進行問卷調查。調查方式主要以自填問卷的形式進行，共計獲得成功樣本數928案：台灣426案，捷克201案及斯洛伐克301案。以下我們將一些調查研究結果以表格及文字說明的方式呈現，雖然資料品質也仍有改進之處，不過這些資料已得來不易，並將成為我們後續研究的主要基礎。

本研究的樣本性質描述如下（表一至表四）：台灣的樣本數中，大一至大三的受訪者比例占75.2%，大四及碩博士生的受訪者比例約為二成五；捷克的大四生及碩博士生受訪者比例較高，約占六成三；斯洛伐克大一至大三的受訪者比例為68.3%，大四及碩博士生約為31.7%。受訪者的性別比例分別為：台灣的男性受訪者為58.2%，女性為41.8%；捷克的男性受訪者為55.2%，女性為44.8%；斯洛伐克的男性受訪者為25.6%，女性受訪者比例較高，為74.4%。受訪者的生長環境：台灣受訪者中有63.1%住在首都或首都以外的大城市；捷克與斯洛伐克的受訪者大部份都是住在中小規模的城鎮及鄉村（捷克為64.7%，斯洛伐克為55.5%）。此外，這三國的受訪者中，皆約有七、八成以上的受訪者都自認為其家庭社會階層為中層（中上層、中層及中下層）。

本研究的問卷調查施測期間主要於2010年9月至11月間，抽樣的方式是以隨班課堂上發放問卷的形式進行，由於這項研究是跨國的比較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會遇到較多限制，從以上所述的樣本性質中，不難發現不管在受訪者的學齡、性別、成長的家鄉規模及家庭社會階層等人口變項中都存在著若干差異性，因此本研究的調查結果，我們很難說這是否就代表著台灣、捷克及斯洛伐克的整體真實情形，不過我們仍能從這個調查研究中，看出這三國年輕世代的歷史意識及集體記憶之某種呈現，也因此本研究可定位在

此一研究主題的先期研究，以為將來同類型研究的重要指引。

表一 大學年級

	台灣	捷克	斯洛伐克
大學一年級	31.5	12.4	20.6
大學二年級	31.0	6.0	17.6
大學三年級	12.7	15.9	30.1
大學四年級及以上	16.0	3.0	2.0
碩士生	8.7	54.7	26.0
博士生	0.2	8.0	3.7

表二 性別

	台灣	捷克	斯洛伐克
男	31.5	12.4	20.6
女	31.0	6.0	17.6

表三 請問您的家鄉（您過去大部分成長的地方）的規模（%）

	台灣	捷克	斯洛伐克
首都	38.4	13.9	26.6
首都以外的大城市	24.7	21.4	17.9
中小規模的鄉鎮	25.4	48.3	42.2
鄉村	9.9	16.4	13.3
不知道	16.0	0	0

表四 您認為您家的社會階層（%）

	台灣	捷克	斯洛伐克
上層	0.7	1.0	1.7
中上層	14.1	23.4	18.7
中層	56.8	62.7	69.0
中下層	21.6	9.5	7.7
下層	2.3	0.5	0.3
不知道	4.5	0	2.7

以下實證結果我們將以歷史知識及國家認同二個主題呈現，分述如下：

### （一）歷史知識

全球化是近年來的全球社會現象，尤其近二、三十年來，全球化深刻影響許多國家的經濟、政治、社會及文化等層面，我們的受訪者都是近

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他們一出生的社會環境背景就是全球化大肆擴張的時代，他們可謂是全球化的新世代，全球化的世代不代表他們只關心全球性的經濟或文化議題，全球化也深化了在地性的刻度。不管是台灣或中東歐的捷克及斯洛伐克，尤其是80年底出生的一代，他們都未曾經歷過年長一代的歷史經驗，在全球化的洗禮下，或甚至後工業消費型態的感染下，年輕世代是否就成為抽離歷史意識的新生代？我們透過幾道問題，試圖了解現在年輕人對歷史的看法及歷史知識能力的掌握。

本研究的受訪者都是大學生及研究生，他們在年輕世代中透過高等教育的學習過程，對於歷史知識的感知與重視程度或許高於其他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同齡人，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世代對歷史記憶重視程度的表達，也可能成為他們世代意識的重要內涵。而所謂的世代意識，主要就是對歷史意識及記憶的吸取、反思及實踐的過程，並自覺是一種自為存在的意識狀態，而產生集體認同感。台灣及捷克的受訪者都不約而同地表示歷史知識及記憶在當今的社會中，是非常重要的（台灣：74.3%，捷克：72.0%，表五），不過斯洛伐克認為重要及非常重要的只有二成。有關歷史記憶的提法，可能有人會認為過去的事或是歷史的記憶是不能忘，因為歷史就是教訓，然而，也可能有人主張讓過去的歸為歷史，忘掉過去痛苦的經驗，才能往前走。表六所呈現的結果是台灣及捷克受訪者，大都認為歷史不能忘，而斯洛伐克的情形恰好相反，遺忘過去才能著眼將來。

表五 您認為歷史知識及記憶在當今社會重不重要（%）

	台灣	捷克	斯洛伐克
非常重要	22.1	37.5	3.0
重要	52.2	34.5	17.0
普通	21.2	25.0	27.3

	台灣	捷克	斯洛伐克
不太重要	3.8	2.0	47.7
非常不重要	0.2	0	3.3
不知道	0.5	1.0	1.7

台灣與捷克的受訪者皆超過七成認為歷史知識及記憶在當今社會是重要的，唯有斯洛伐克僅2成的受訪者同意其重要性。不過再續問當今他們的社會是否重視其歷史或集體記憶，三個國家的受訪者回應就比較接近了，台灣受訪者認為非常重視及重視的比例有20.9%，捷克是25.5%，斯洛伐克是23.2%（表六）。台灣及捷克的大部分受訪者認為歷史知識及記憶在當今社會是重要的，但卻又覺得絕大部分的人都不重視，這或許仍顯現這一代大學生並未忽視自己社會過去的歷史記憶，因為能重視歷史，並能反思歷史，才能具有知識份子的內在品質。

表六 您認為當今我們的社會重不重視自己的歷史或集體記憶（%）

	台灣	捷克	斯洛伐克
非常重視	2.8	2.5	2.0
重視	19.1	23.0	21.2
普通	41.0	19.5	34.0
不太重視	28.5	50.5	30.3
非常不重視	6.8	3.5	7.1
不知道	1.7	1.0	5.4

在表七裡，我們問了二個重要的歷史問題，這二個問題都是具有里程碑事件的重要性，我們試圖簡易地測驗受訪者的歷史知識，並連結表五及表六的結果，得出個初步解釋。第一題問的是三個國家民主化的關鍵年代，其中台灣的解嚴是在1987年，捷克及斯洛伐克是在1989年的絲絨革命，台灣受訪者回答正確的比例為71.5%，捷克是97.5%，斯洛伐克是94.2%，相對於捷克及斯洛伐克，台灣能夠正確回答的受訪者比例少了二成多。第二題問的是這三個國家的第一位民主總統

是誰，台灣的答案是李登輝，捷克及斯洛伐克是馬沙里克。台灣能夠正確回答的比例為90.5%，捷克高達99.5%，而斯洛伐克卻只有61.9%的受訪者答對，相較於前面斯洛伐克受訪者對歷史記憶不重視的看法，或許斯洛伐克的年輕世代對歷史知識的看法確實比起曾經共為一個國家的捷克，顯現得更為不同。捷克受訪者對於重大歷史事件的認識幾乎毫無問題，台灣表現得「還好」，雖然第二題答對的比例不低，然而第一題還是有許多人不太清楚台灣什麼時候解嚴，或許1989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發生的絲絨革命效果比較震撼，因此人們的記憶也較深刻，而台灣號稱寧靜革命，則沒有太多震撼性的效果，因此，1987年這個重要年代就有許多人記不住。

表七 歷史知識測驗

	問題	答對（%）
台灣	台灣是哪一年解嚴？	71.5
	台灣的第一位民選總統？	90.5
捷克	捷克的絲絨革命是哪一年？	97.5
	捷克斯洛伐克（1918）的第一位總統？	99.5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的絲絨革命是哪一年？	94.2
	捷克斯洛伐克（1918）的第一位總統？	61.9

本研究的受訪者絕大都是80年代末以後出生的新生代，他們生長的時代背景是全球化最密集影響的時候，但已逐漸遠離重大歷史事件發生的年代，然而這些重大歷史事件影響是持續性的，因此年輕世代仍能感受歷史遺緒的發酵，這些超過自己親身體驗的歷史記憶，大部份也都是透過教育及社會化機構而獲得其知識。從表八的結果可以清楚看出歷史知識的主要來源分別是，「學校授課」、「課外書籍、雜誌及報紙等」、「電子媒介」等，其他一些管道也是重要的，包括參觀古蹟、博物館等（台灣及捷克重要，斯洛

伐克的情況不同），在台灣日常生活中的集體記憶也是很重要的（54.5%）。這些歷史知識及記憶的獲得與形構，大都是出於教育機構，如學校教育，或社會化的管道，包括電子媒體及個人的課外閱讀。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官方的歷史觀仍是深刻影響年輕世代對歷史或過去重要事件的看法。既然教育機構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我們再續問受訪者對歷史教科書編寫品質的看法，在台灣與捷克的受訪者中，反映普通或不太好的比例占多數（台灣是79.3%，捷克是65.5%），而斯洛伐克受訪者有87.7%的比例回答好或普通（表九）。在台灣及捷克的受訪者中，大多不滿歷史教科書編寫的品質。

表八 請問您的歷史知識來源（%）

	台灣	捷克	斯洛伐克
學校授課	96.5	96.0	97.0
課外書籍、雜誌、及報紙等	83.1	78.1	75.4
電子媒介（如電視、廣播電台、網路資訊等）	75.1	79.6	74.1
旅行及參訪（如博物館、名勝古蹟等）	62.0	71.6	16.3
參與政治性或社會性的運動	6.6	8.0	10.6
參與課外活動方式（如夏令營等）	21.4	10.9	21.3
日常生活中的集體記憶（父母）	54.5	29.4	4.7
其他	0.7	6.5	0.3

表九 您認為我們的歷史教科書編寫得如何？

	台灣	捷克	斯洛伐克
非常好	0.2	2.0	0.7
好	8.5	31.5	50.0
普通	51.3	34.0	37.7
不太好	28.0	17.5	4.0
非常不好	9.9	4.5	4.0
不知道	2.1	10.5	3.7

以上的問題大致能夠了解受訪者對歷史知識及記憶的初步看法，接下來所問的是一連串的問題組（表十），比較細部地詢問受訪者一些有關歷史記憶問題的具體看法，這些問題包括「重視歷史古蹟的保存」、「我們社會尊重不同族群的歷史/集體記憶」、「比起我們的長輩，年輕人比較不在乎歷史意識或記憶」、「紀念碑與紀念日有歷史意義的價值，所以要保留與闡揚」及「我們過去的歷史大多是悲情，所以我們要忘掉歷史，向前看」等問題。其中幾個比較特別的點包括，相較於台灣及捷克，斯洛伐克的受訪者認為其國家比較不重視歷史古蹟的保存（45.6%），也不覺得紀念碑與紀念日有太多歷史意義與價值，而值得保留與闡揚（16.4%），所以斯洛伐克的許多受訪者認為他們的歷史大多是悲情，應該要忘掉歷史，向前看（87.7%）。大致看來，台灣與捷克的受訪者對歷史知識、意識及記憶的看法似乎比較一致，而與斯洛伐克在一些見解上比較不同。另外，捷克受訪者對於其社會不尊重不同族群的歷史或集體記憶，有些不以為然的看法（34.8%）。反觀台灣受訪者的情形大多是重視歷史古蹟的保存、尊重不同族群的歷史記憶、認為保留紀念碑與紀念日是有歷史意義與價值的，也不認為我們應該忘掉以前的歷史悲情。

表十 您是否同意以下有關歷史記憶的看法（非常同意+同意）（%）

	台灣	捷克	斯洛伐克
重視歷史古蹟的保存	63.0	75.2	45.6
我們社會尊重不同族群的歷史/集體記憶	60.4	34.8	70.9
比起我們的長輩，年輕人比較不在乎歷史意識或記憶	79.1	57.7	87.6
紀念碑與紀念日有歷史意義的價值，所以要保留與闡揚	89.3	84.6	16.4
我們過去的歷史大多是悲情，所以我們要忘掉歷史，向前看	10.5	2.0	87.7

表十一 您是否同意已下有關認同及年輕世代的看法：  
非常同意 + 同意 (%)

	台灣	捷克	斯洛伐克
國人面對歐美日強國時，會有某種自卑感	66.6	44.0	40.3
國人在其他較落後地區的人們時，常會歧視他們	64.8	46.0	39.3
國際現實讓我對國家失去了信心	54.1	20.5	68.0
全球化更讓年輕人失去了對本土及歷史意識的關懷	54.4	61.0	74.5
現今年輕人很少有國家意識的想法	57.4	63.2	64.1

## (二) 國家認同

台灣、捷克及斯洛伐克在過去歷史的發展軌跡中，有若干類似的部分。此外，這三個國家的土地、人口、國際經濟及政治影響力等都相當於中型國家的規模，就地緣政治而言，也都位於傳統強權國家的鄰國，在歷史上，這三個國家都曾遭遇被鄰國統治的命運。以下的問題組合是想了解更多年輕世代有關本國地位、民族自信、歷史關懷及國家意識的看法，經過簡略地比較台捷斯三國的情況，我們會發現表十一內所列的若干問題中，台灣比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受訪者來得嚴重。比如說，台灣受訪者表示在面對歐美（日）強國時，會有某種自卑感（66.6%），遠高於捷克的44.4%及斯洛伐克的40.3%。台灣受訪者認為國人在其他較落後地區，常會歧視當地人們（64.8%），也遠高於捷克的46%，斯洛伐克的39.3%。台灣的國際現實讓我們對國家失去信心（54.1%），這點與斯洛伐克的情形差不多（68%），二者遠高於捷克（20.5%）。不過在問及「全球化更讓年輕人失去了對本土及歷史意識的關懷」及「現今年輕人很少有國家意識的想法」的問題時，台灣受訪者回應的情況比捷斯好些，斯洛伐克高達74.5%的受訪者表示全球化更讓年輕人失去了對本土及歷史意識的關懷。最後，台斯捷皆超過五成的受訪者認為現今年輕人很少有國家意識的想法。以上這些問題，雖然與當今國際政經環境相關，但實際上也跟各自社會或國族的歷史記憶發展有關。

與歷史記憶相關的另一個議題就是國家認同，國家認同的議題在台灣相當分歧，我們可以發現在表十二中，台灣受訪者回答非常嚴重及嚴重的就佔了59.6%，不過斯洛伐克受訪者光是回答非常嚴重的比例就已高達74.3%，反觀捷克就沒那麼嚴重（26.5%）。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是與中國意識與因素分不開，然而捷克與斯洛伐克在1993年分開之後，結果在斯洛伐克仍存在如此高的國家認同問題，是頗為值得探討的現象。在1989年之後，也就是中東歐前共產國家在呼籲返回歐洲（return to Europe）的訴求與行動中，中東歐新興民主國家希望建構歐洲認同及強調其歐洲性，以助於順利的回歸歐洲，因此國家認同的問題會關注在歐洲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競合上。以表十三的結果來看，捷克與斯洛伐克受訪者在對待歐洲認同與國家認同的議題上相當不同。捷克有高達84.3%的受訪者比較強調其捷克的國家認同，至少國家認同的優先性要高於歐洲認同。斯洛伐克的情形就不一樣，斯洛伐克受訪者大多先認為自己是歐洲人，其次才是斯洛伐克人（58.7%），也就是歐洲認同基本上高於國家認同。從歷史記憶的角度來看，能夠理解捷克人對國家認同的需求，而捷克就有許多所謂歐洲懷疑

論的人士，斯洛伐克國家認同的情形有些特別，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國家認同與歷史記憶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不同歷史記憶的人建構出各自的認同觀，就像台灣的族群認同與不同歷史記憶密切相關，然而台灣年輕世代在沒有過去黨國教育的中國意識形態影響，並且在接受近年來鄉土教育與台灣優先的教學下，我們從表十四可以看出，高達88%的受訪者都是以台灣人優先，甚至有64.4%的受訪者更只認為自己就是台灣人，因為他們的歷史意識及集體記憶並非主要從中國大陸的實體情境出發，甚至中國成為他們國家認同的非善意第三者。

表十二 您認為目前我們社會的國家認同問題  
是否嚴重（非常嚴重+嚴重）（%）

	台灣	捷克	斯洛伐克
非常嚴重	18.0	1.5	74.3
嚴重	41.6	25.0	8.0
普通	33.1	41.5	16.0
不太嚴重	4.0	17.5	1.4
非常不嚴重	1.2	7.0	0
不知道	2.1	7.5	0.3

表十三 請問您的身分認同（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	斯洛伐克
我是捷克人（斯洛伐克人）， 也是歐洲人	53.0	14.8
我是捷克人（斯洛伐克人）	31.3	18.1
我是歐洲人，也是捷克人 （斯洛伐克人）	10.1	40.9
我是歐洲人	4.0	17.8
不知道	1.5	4.0

表十四 請問您的身分認同（台灣）（%）

	百分比
我是中國人	2.1
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	7.1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23.6
我是台灣人	64.4
不知道	2.8

### （三）結論

本文透過問卷調查的實證研究方法，提供初步的研究結果，以做為了解台灣、捷克及斯洛伐克年輕世代在全球化、民主化及後工業的市場化發展下，他們對歷史記憶的看法。全球化是外在的重要變項，這些年輕世代生長的环境背景相當不同於其年長世代，他們雖未遭遇前幾代人的歷史事件，但這些歷史的遺緒卻仍不斷影響著現代的社會變遷及人們的社會行為。我們認為歷史是不斷詮釋重要的過去而所形成的專門學問，並非所有的過去及記憶都能成為被論述建構的對象。年輕世代的歷史意識承載著文化及國族認同的作用，所謂世代意識也是在歷史作用下所產生的認同及自為存在的思想。我們無意假設現在的年輕人都不重視歷史，或者說他們是去歷史意識存在的一群，我們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初步了解台灣、捷克及斯洛伐克年輕世代如何對待其社會的歷史記憶，以下是本文幾個重點式的結論。

一、台灣及捷克的受訪者（年輕世代）似乎比斯洛伐克的受訪者較重視歷史記憶。儘管這三國的受訪者都強調現代社會都不重視歷史記憶，但明顯地唯有斯洛伐克的受訪者在歷史知識的答題上有明顯的落差，甚至在斯洛伐克有較高比例的受訪者認為無須保留紀念碑及紀念日的歷史意義及價值，以及要忘掉歷史，向前看，因為過去的歷史大多是悲情。致於斯洛伐克為何有此些情形及特點，本文暫時無法進一步探討，在此先列上此點，以供往後研究。

二、對年輕世代而言，歷史記憶的傳承仍以正式的教育及社會化機構進行，這三個國家的受訪者皆如此表示。不過台灣及捷克受訪者對於擔當歷史意識培養及教化的重要工具—歷史教科書

的編撰品質比較不滿意，斯洛伐克受訪者比較滿意其歷史教科書的編寫。

三、相對於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受訪者，台灣的年輕世代受訪者對於歐美日強勢文化比較有自卑感，但對於感覺比我們文化差的地區或國家之人民，台灣受訪者會認為國人比較容易歧視他們，這情形比捷克及斯洛伐克明顯許多。三個國家的年輕受訪者都超過半數以上認為全球化更讓年輕人失去了對本土及歷史意識的關懷，以及他們也大都同意現在年輕人很少有國家意識的想法。

四、台灣、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受訪者大多同意國家認同的問題蠻嚴重的，捷克受訪者絕大部

份表示其先有捷克的國家認同，其次才會有歐洲認同。斯洛伐克的情形恰好相反，其受訪者表示先有歐洲認同，然後才強調國家認同。台灣的年輕世代對中國的認同已逐漸淡出，有高達64.4%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只有台灣認同而已，沒有中國認同的傾向。

（本文作者張家銘為東吳大學社會系兼中東歐研究中心主任；鄭得興為東吳大學社會系兼中東歐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本研究接受99學年度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經費補助。）

## 出版訊息

奇想病夫——誰真的愛我 *Le Malade Imaginaire*

作者：莫里哀 Molière

出版社：信鴿法文書店

出版日期：2011年10月

譯者：阮若缺。巴黎第三大學戲劇研究所博士，現職政治大學歐語學

程專任教授兼外語學院副院長。專長於法國文學、法國戲劇、

魁北克戲劇、女性主義、兒童文學、法語系國家文化。譯著豐富，譯有《異鄉人》、《法國新戲劇》、《小王子》、《超完美鬥智》、《伊斯蘭製造》、《巴黎三寶貝》、《唐璜》……等。

儘管莫里哀在演出前，即有要對他鍾愛的戲劇及生命告別的預感，51歲時，他的健康狀況已經不佳，依然竭力帶給世人〈奇想病夫〉這齣傑出的喜劇作品。

頭戴著阿爾公的軟帽，莫里哀飾演健康富有卻被焦慮所奴役、懷疑自己生病的奇想病人。這位自私且專制的布爾喬亞為了獲得良好免費的醫療，逼迫女兒安潔莉克放棄所愛，嫁給傻楞子醫生迪亞法留，而虛偽的妻子貝琳想盡辦法謀奪財產，女僕與主人翁的弟弟聯手企圖扭轉情勢……此劇是莫里哀最諷刺的作品，近乎瘋狂。他將真實事件與虛構故事結合，在劇中加入音樂與芭蕾舞，讓觀眾因劇情而大笑、隨樂舞而陶醉。1673年2月17日，莫里哀在第四次演出退場時，不幸過世，為了這部嘔心瀝血的成熟大戲奉獻了生命。

（資料來源：信鴿法文書店網頁）

